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 
第四回 花婉香擁衾春臥病 秦寶珠燒燭夜談心

卻說婉香身邊的笑春進來，便笑道：「太太這裡好熱鬧呀，三爺回來了麼？」寶珠見是笑春，因道：「你小姐怎麼不也來聽笑話呢？」柳夫人也笑道：「咱們這邊熱鬧呢，你請你小姐來這邊用飯。」笑春道：「咱小姐呀，又不舒服了，這會兒悶得很，著來瞧瞧三爺，請去談談呢。」寶珠忙道：「怎麼，姐姐又怎麼了？」笑春笑道：「也沒什麼大不了事，剛打太太這邊轉去，好好的看書，不知道怎麼一下子又哭了一會，這時說心疼，帶點嗽著，燒發的很旺呢。」柳夫人道：「那可吃點什麼沒有？」

笑春未答，寶兒先道：「怎麼不問我奶奶要香蘇飲去。」笑春道：「珍大奶奶送來的藥塊子正是這個名兒，說好得很，此刻春妍在那裡煎呢。」柳夫人道：「那也還可吃得。寶珠你瞧瞧去，看是怎麼了，倘有什麼，可也不必回我，逕喊當差的去請那金有聲來，打個方子，前兒不也是他的劑藥便好了嗎。」

寶珠巴不得一聲兒，連連答應著，便丟下了寶兒，也不等笑春，逕走過左手游廊，向西首牆門走進，向南轉個彎兒，便是婉香住的小桃花館。一進中門，便一手揭起軟簾，一眼見春妍蹲著煨爐子，見寶珠進來，便站起來。寶珠不待他開口，問道：「姐姐怎麼了？」春妍道：「在房裡睡著呢。」寶珠低聲道：「睡熟了沒有？」春妍道：「一會子沒聽聲響，多管睡熟了。」

裡面婉香卻早聽見，因咳嗽了聲道：「春妍，藥好了嗎？」春妍隔著圍屏回道：「快當呢，三爺來了。」婉香卻不則聲。寶珠便自己揭著門簾，走進房去。見妝台上洋燈卻旋得幽幽的，牀上帳子垂著，外面又放一重海紅帳幔。寶珠尚未走到牀前，先喚聲：「姊姊，你怎麼了？」婉香便自伸手來揭開帳子，向寶珠道：「沒什麼，不過不適意點兒。你怎早家來，敢不念夜書麼？」寶珠笑點頭兒，便在牀沿上坐下，替婉香鉤起一邊帳子。婉香便要坐起來。寶珠忙坐近些，止住道：「不要起來，仔細點風。」婉香也便不想起來了。寶珠伸手向他額上熨熨。婉香欲躲不躲的。寶珠縮手道：「了不得，燒得火燙呢，你還要起來，可是不當要的呢。」婉香笑嫌道：「我不起來罷了，你給我好好的坐著，不要大驚小怪的駭人。」寶珠一笑，因又道：「你心疼可好些麼？太太叫我請金有聲去。」婉香聽說，便起來道：「我沒什麼，誰告訴太太去來。」

寶珠見他已經坐起，忙拿件玫瑰紫襖兒，想給他披上。婉香卻已伸手來接，自己披了，接著道：「你回太太去的麼？」寶珠看他兩頰紅紅的，嬌豔得和海棠花兒似的，正發燒著，便口裡答是笑春講的，一手卻去放那帳子。婉香嗔道：「怎麼，你放它下來什麼？」寶珠怕他發惱，忙仍替鉤上道：「我怕你冒了風。」婉香笑道：「誰要你獻殷勤兒。」遂又嗔道：「笑春也竟胡鬧，這一點算什麼病，又到上房裡回去，你快去，說我原好好的，沒什麼，不要請大夫。」寶珠扭頸兒道：「我不去。」婉香道：「隨你罷，不過太太記掛著呢。你不去也罷，我睡我的。」說著便和衣躺下。

寶珠只是訕笑不語，見他睡下，便與他鋪蓋好了，卻仍不走。婉香轉向裡牀道：「你到外面坐，我要睡了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何苦來呢，又和我忤氣了。」婉香聽說，便回轉頭來笑道：「誰與你忤氣，我愛睡一會兒，怕又得罪了你麼？」寶珠也便一笑道：「好、好，你睡你睡，我不擾你。」說著便站起來替他放下帳子。婉香隔帳兒道：「幔子不要放下，怪悶的。」

寶珠依他，便只將羅帳垂下，卻把幔子捲得高高的。便慢慢的走到妝台邊去，見燈不亮，因道：「姊姊，這燈怪討厭的，旋亮些好麼？」婉香含糊應道：「隨你，你愛那樣便那樣，你不要喚我，我要睡熟呢。」

寶珠便不做聲，就靠妝台坐下，見鴨爐裡香已燼了，便隨手將鴨爐蓋子揭開，用香印兒慢慢的印了個雙回文的心字，看看不甚清楚，傾去又重印了一個，看還明白，便用煤紙燃著，仍將蓋子蓋好，移近鏡邊。見鏡袱尚未套上，暗暗埋怨道：「這些丫頭們，這樣不經心，姊姊睡著連鏡套也不套，回頭夢鬼了，可不苦了姊姊。」因便將一個粉紅平金套子遮上了。坐一會，卻沒得事做，隨手把鏡台抽屜抽開，見粉盒沒有蓋上，前年送他的那個長指甲，還在做粉梢兒。順手拿出來看，見染的鳳仙花露，尚有些紅跡，便自己伸出左手將小指上的指甲比看，卻比剪下的長了一半，便將手上的指甲在粉匣裡搽了些粉，仍又傾在粉匣裡。

忽簾鉤一響，春妍捧著一個小銀盤兒，裡面盛著一雙翡翠小蓋碗兒進來，見寶珠在那裡弄粉，因低低的笑道：「爺想搽粉嗎？」寶珠回過臉來，見是春妍，便將指甲一彈道：「你來，我替你搽點兒。」春妍笑道：「我沒得這樣福分兒。」寶珠笑笑，因向盤裡看道：「可是姐姐給我吃的茶嗎？」春妍道：「不錯，我忘了爺的茶，也不送上來。」寶珠忙道：「不要、不要，我講著玩的。這是姊姊的藥麼，姊姊睡著呢，這會兒不要喊他去。」春妍點頭道：「我還去擱著罷。」說著便要轉身。寶珠喚住道：「且慢，我嚐嚐，瞧什麼味兒，倘若苦了，姊姊可不要吃的呢？」春妍嗤的一笑道：「藥有什麼好吃的，我嘗過了，很甜的。」

婉香此時剛醒，聽見兩人說著，因在帳裡道：「可是藥好了嗎？端來我吃。」春妍尚未答應，寶珠先應著過去，揭開帳子道：「姊姊你沒睡熟嗎？藥端來了，這會兒吃麼？」婉香在枕上點點頭兒，便慢慢坐起身來，仍披上襖子，卻用衣襟在眉間搵了搵道：「將來我吃。」春妍應著，便端到牀前來。寶珠伸手向盤裡拿了藥碗，揭開蓋子，看顏色濃濃的，便嘗了嘗，覺尚有些燙嘴，便捧著吹了吹，一會又嘗了嘗，果然有些甜，便道：「好了，吃了便好。」說著便將藥送到婉香嘴邊。婉香便在他手裡喝了一口，隨即自己接了過來，一口一口的喝著。

寶珠笑央道：「好姊姊，不要喝完了，也給我一口喝喝呢。」婉香笑了笑，道：「這又是什麼可口兒的哪，你吃去罷。」

寶珠接了便一氣喝淨，還說好吃，春妍不覺在旁好笑。婉香似笑非笑的道：「今兒藥是甜的，想來不要漱口了。」春妍一想，果然忘了端漱口水，便要去拿。卻見小丫頭愛兒已端了一杯來，春妍忙用盤子去接過來。寶珠便拿與婉香漱口，自己也將婉香漱剩的一半漱了漱口，仍擺在春妍手裡的盤子內，春妍端了出去。

笑春進來道：「晚膳送來了，小姐這會想吃麼？」婉香搖搖頭說：「我不要。」問寶珠道：「你可吃點兒麼？」寶珠剛要搖頭，見笑春遞個眼色，便道：「姊姊你也吃點兒，我陪你吃好麼？」婉香道：「你吃你的罷，我真不想吃這些東西。」寶珠便笑著央告道：「好姊姊，你好歹吃點兒。回頭餓瘦了，太太又派我的不是，說我不勸你吃呢。」婉香笑笑，笑春知是肯了，便喊道：「劉媽媽，你把匣子端了來。」外面答應著。寶珠忙道：「不要，不要他們拿，你拿去罷。」笑春剛答應著，春妍已托著個楠木匣子進來，問擺在哪裡。寶珠道：「牀裡擺張桌兒很好，省得姊姊又要起來。」說著，看看婉香，見他不語，笑春便端過一張湘妃竹小炕桌兒擺在被上，將兩邊帳子捲起，又拿過一盞玻璃罩燈，擺在桌上。春妍便將匣子放在中央，海棠早擺上兩副杯筷，放在兩對面。婉香道：「我不吃酒。」說著便伸手將對面的杯筷移在橫頭。愛兒早端過一個錦墩兒，放在牀沿外地上。寶珠便歪著身子坐下，拿著壺兒，替婉香斟了半杯酒，自己也斟了半杯。婉香看是白玫瑰露，便吃了一口。看看匣子裡擺著幾樣菜，倒還清口的，便拿筷子夾了一片春筍與寶珠，自己也吃了一片道：「怪沒味兒的，怎麼今兒便做的這樣？」寶珠道：「本來沒什麼好吃，你又不適意著，不吃這個罷。」婉香點點頭，喝了口酒，看看還有好些，便倒在寶珠杯裡，道：「你替我吃了罷，我吃不了。」寶珠慢慢的喝完，笑春盛上飯來。婉香便稍些吃了點兒，寶珠也隨便吃完。春妍上來，撤去盤盞，愛兒絞上臉布，婉香抹抹臉兒，又漱了漱口，喝了茶，便道：「什麼時候了？」寶珠看牀裡擱幾上的鐘已經十下。便說：「還早呢。」

婉香看看房裡沒人，便低聲向寶珠道：「今兒太太說，昨兒金有聲來和老爺講什麼親事，你可知道嗎？」寶珠道：「給誰提親呢？」

婉香眼圈一紅，剛要說，忽外面海棠報道：「太太派菊秋來望小姐呢。」婉香應道：「請這裡邊坐呢。」一語未了，見秋菊同著東府裡袁夫人身邊的玉梅進來。看見婉香坐在牀裡，竹幾上擺著一盞風燈，映的臉龐兒嬌滴滴越顯紅白，便都上前含笑道：「姐好些麼？太太很想著呢。」婉香笑說道：「又勞你們兩位姐姐了，坐著講罷。」說著，愛兒早端過兩張低杌子來，擺在地下。菊秋等便坐下笑道：「咱們丫頭們，真越發不成體統了，哥兒、姐兒都在這裡，便放肆的坐下了。」寶珠笑道：「誰講究這些來。」又

對玉梅道：「老爺進來了，可講些什麼沒有？」玉梅道：「早進來了，外面的席是珍大爺和瓊二爺陪的，倒也沒講什麼，單說哥兒不在館裡。」

婉香笑道：「可是又惹罵了。」玉梅笑笑不語，寶珠也笑了。菊秋道：「太太說姐兒吃了香蘇飲，覺怎麼樣？」婉香說：「好些。」菊秋又道：「太太說，倘然吃的對，太太那裡上好的有著，明兒叫人去拿便了。」婉香應著，說：「你回太太去，我沒什麼，不過稍微發點兒燒，不算什麼，千萬不要去請大夫，外頭打的方子，總苦唏唏的怪難吃的，就這香蘇飲吃吃很好。」菊秋答應著，便向寶珠道：「哥兒多坐一會兒，時候早呢。」說著便和玉梅同站起來，向婉香說些保重的話。婉香又囑兩人轉去道謝，兩人便退了出去。

寶珠見他們去了，便問婉香道：「你剛說金有聲給誰提親？」婉香道：「你想誰？」寶珠聽了，便自納悶。倒是婉香笑道：「你又癡了，這愁什麼？」寶珠便點頭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。」婉香紅了臉，知道寶珠會錯了意，心想不說，怕寶珠從此便亂講起來，便沉下臉道：「我不過給你個喜信兒，怎麼倒教我放心起來？我問你，教我放什麼心，我有什麼心放不下？」講到這裡便縮住了嘴，心想自己又講錯了，便一聲不言語。

寶珠卻聽得滿心舒服，也只點頭不語，一時裊煙來請寶珠轉去安寢。寶珠便向婉香道：「姊姊你該睡了，咱們明兒見罷。」婉香卻一點不露笑影，但點點頭兒說：「你去罷。」寶珠還想再坐會兒，禁不得裊煙已拿著風燈等著，便不得已同回自己院子裡去。欲知後事，且看下文。正是：

美人不礙長多病，公子無端也善愁。